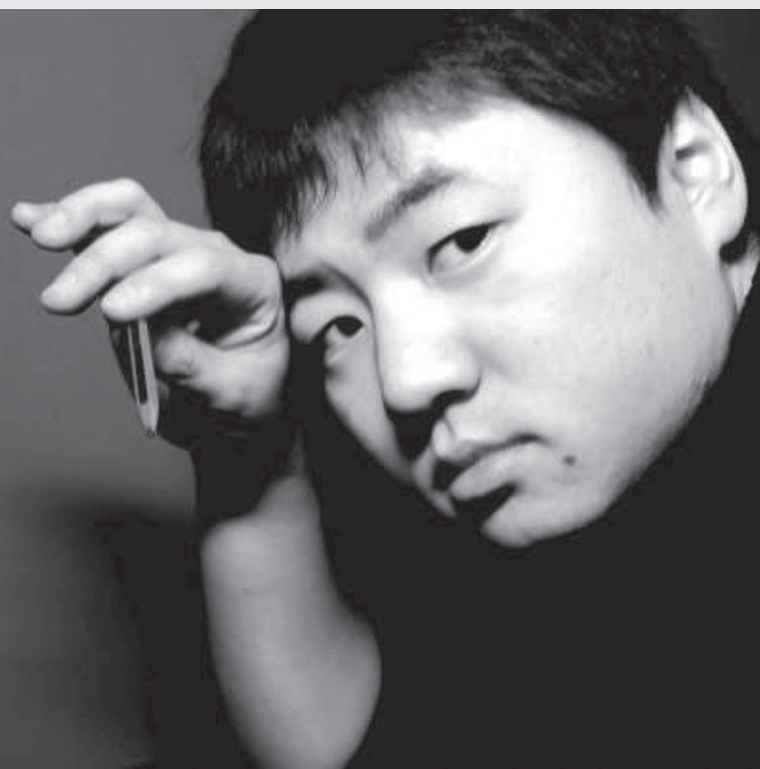


作曲：谢 鹏
演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指挥：彭家鹏

民族管弦乐

奔 腾



作品简介

民族情怀与民族情结是民族管弦乐《奔腾》主要的创作动力，而中国民族管弦乐则是这种情怀与情结最恰当的释怀之地。创作《奔腾》的初衷并不是想单纯地表现茫茫草原万马奔腾的景象，而是蕴含着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奔腾》创作于 2013 年。乐曲开始由慢板引入，快板随即闯入，最终乐曲在疾驰、宏大的音响之中结束。





作曲家简介

谢 鹏

青年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师从唐建平教授。近年来，创作的民族室内乐《玲珑》获首届中国台湾国际华人民族音乐创作大赛金奖及最佳观众票选大奖；交响乐《爱情》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作曲金奖；民族室内乐《秦迹》获中央音乐学院首届“炎黄杯”作曲比赛二等奖；舞蹈诗《沉沉的厝里情》（音乐）获第十届中国文华最佳优秀剧目创作奖及第九届荷花奖舞蹈诗作品金奖。

主要作品包括：民族室内乐《翩跹》、《隐仙》，民族管弦乐《土家随想》、《嘎达梅林》、《奔腾》、《逸仙谷境》，交响乐《月挂疏桐》、《卿逸》、《柏坡交响》，三弦协奏曲《弦逸》，琵琶协奏曲《唐婉》，古筝第一协奏曲《采薇》，古筝第二协奏曲《灵修》，舞剧《唐婉》、《坊巷春秋》，话剧《旧京绝唱》。

逃避自由 ——从《奔腾》的创作谈文人音乐的艺术旨归

谢 鹏

不知不觉，在专业音乐学习的道路上我已经走了快二十个年头，中央音乐学院给了我坚实而有力的作曲基础，与此同时，我的老师们也引导着我在艺术之路上不停地追求与探索。随着年龄与见识的不断增长，在近期学习与摸索的路上，总会有一个模糊的疑问浮于脑中，我们当下的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民族音乐作品？

如今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之中，大众对于音乐欣赏的选择多种多样，音乐的种类更是繁花似锦、琳琅满目。据我多年来对于媒体、音乐会、市井街头的音乐市场观察来看，在这百花齐放的自由年代当中，音乐基础比较薄弱的大众化人群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审美取

向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以《高山流水》、《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为代表的传统古曲。一类是以针对《茉莉花》、《浏阳河》、《紫竹调》等经典民歌的改编作品。另一类就是相比之下所受到的关注程度远远小于前两者的中国当代民族原创作品。究竟是何种原因而导致以上现象呢？我想这和改革开放以来自由的文化环境、主流媒体的导向与多元化的选择固然有关。但是作为一个音乐创作者，我时常也在反问自己，从自身职业的角度来考虑，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对在学院派背景下所创作的当代民乐作品兴致索然呢？这与我们音乐创作者本身的引导是否也有一定的关系？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我想对于古代传统音乐状况的梳理，也许能让我们找到一些当代民族音乐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众所周知，体现世俗生活的民间音乐和反映文人墨客志趣的文人音乐，是在种类众多的中国传统音乐中极具特点的两类代表。

民间音乐源于市井街巷、百姓日常生活，由于取材的自由、情感的丰沛和受众的广博逐渐形成了功能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它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川流不息，纷至沓来。《百鸟朝凤》的欢快热闹，《寒鸦戏水》的悠闲自得，《闺中怨》的哀婉凄厉，无一例外地反映着百态众生。民间音乐的自由像泥土像空气像雨露一样毫无遮掩，全然释放，远离束缚，无矫揉装束之感。其渗透出的情感质朴、

干净而触动人心。

相比之下，文人音乐濯足清流、不染尘俗，注重个人情感的宣泄与理想境界的憧憬。《梅花三弄》的玉骨冰肌、孤傲自赏，《幽兰》的芬芳自怜、洁身自好，《潇湘水云》的以景抒情、生死忧怀，纷纷体现了文人音乐注重个性的张扬与抒怀，不屈于权贵的孤高、含蓄、委婉和轻狂豪放。文人音乐的品质优良，留有众多清雅、浑厚的佳作，在我们看来本应当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从而影响大众的音乐欣赏水平。但是文人音乐历来是走在一条追求个人自由、摆脱束缚的艺术之路上。他们对理想国中自由的向往与追逐恰恰是一种逃避，一种对现世人间百态的逃避。生活是体现人类为生存而发展的所有日常活动和经历的总和，我们总说艺术应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文人音乐远离民间市井的土壤，始终高高在上。然而，缺乏对现实世界的关怀则导致文人音乐不能全部被大众百姓所接受与触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孤芳自赏，甚至高处不胜寒的境况，使文人音乐始终不能得到百姓的共鸣，更起不到下接地气的艺术引领作用。

我以为，文人音乐有其独特价值，但是，文人音乐中通过逃避现实生活的自由，去寻找虚幻理想的自由这一艺术旨归，也许并不可取。逃避自由所得到的自由不是真实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在日常生活中，自由在平常心中。

对历史的回顾，引发了我进一步对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思考。

当今中国民乐中的世俗音乐、学院派音乐与古人的民间音乐、文人音乐的关系有些类似。我该如何将文人和学院派的艺术追求回归现实，扎根脚下的这片土壤，创作当代听众所能接受的具有中国音乐品行与精神的作品？这些思考也逐步融入了我的创作思考之中。《奔腾》这首作品的创作，便贯穿着这样的思索。

《奔腾》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在创作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作品的语言该如何定位与选择，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是现代还是传统，是文人还是世俗，显然这个过程是艰难的。雅与俗既对立又统一，听众的审美观念、兴趣喜好与对音乐的思想认识水平永远不能整齐划一，高低永在。正如高山与大河一样，也正如“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是一对孪生姐妹注定要在世上相依为命。而且雅与俗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的互动也是经常发生的，有时，雅往往正是俗的积淀与结晶。基于这点，《奔腾》整部作品中的音乐语言没有实验性音乐的身影，没有序列音乐的“尖酸、刻薄”，一切都顺其自然，娓娓道来，这里有的是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热情与中国作曲者的骨气与血脉。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专业学习生涯中，系统化的西方音乐技术体系的灌输，帮我打下了坚实的作曲技术基础。然而，幼年对于西方音乐的无限崇拜感却随着年龄的日渐增长变得越发客观——西方的

创作技术并不见得是绝对权威。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叙事习惯，有着独特的，不同于西方人的敏感与音乐语言，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创作技术。中国的民族音乐艺术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艺术形式，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中，创造了大量的优秀民族音乐文化，形成了有深刻内涵、丰富内容的民族音乐体系，我们应当在中国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器乐、民间说唱音乐与中国戏曲音乐中汲取属于我们自己的营养。

我想这种认识上的成长，得益于我对前辈作曲家作品的学习，得益于我的导师唐建平教授身体力行的引导。从众多近现代的佳作直到前两届“新绎杯”的获奖作品中，不难发现大量的集民族风格与多元化技巧相融合的听众喜爱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于我来说既是标杆又是强大的动力。

作为晚辈，对于学术上的创新探索与音乐风格个性化的建立固然是我们专业音乐人不能停止的追求。于此同时，创作当代听众所接受的作品，把从民族音乐中摄取的养分反作用于民乐创作之中，更是我们年轻一代不能停止的探寻。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深切的人文关怀与浓厚的人文精神，影响了世代炎黄子孙。作为一名音乐工作者，将小我放置于大我之中，扎根脚下的土地，洞悉生活的百态，才能从容于当下的生活，才能渗透出真实的质朴，才可找到

真正的自由。

在此我由衷地感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新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能给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作曲家一席之地并提供这样广阔的平台与难得的机会，同时我还要感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对我们的作品所付出的辛劳与精彩的演绎。借助这个论坛，我也想向年轻的音乐创作者们呼吁，让我们为当下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率性，“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忠贞，“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朴实清苦而谱曲，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五千年的文化而谱曲！作为当代的音乐工作者，对服务于百姓，引导艺术市场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让我们向作曲前辈们学习，把“传承和发展”扛在肩上，立在前方，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